

艺术生命的秘密

林兴宅

创造丛书



艺术生命的秘密

第二辑 创造丛书

林兴宅

艺术生命的秘密

创造丛书第二辑

林兴宅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9.25印张 2插页 189千字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720

书号: 10368·252 定价: 1.60元

从现实的困扰到精神的超越

——我所了解的林兴宅

洪 申 我

假如真有所谓上帝的话，那么上帝既然把地球造成圆的，他的意愿恐怕是要让自己的所有子民人人都站在地球的中心。

遗憾，上帝缺少无边的法力。在和现实的抗衡中，上帝往往是失败者。于是乎，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俗世的力量总是把少数人推到社会生活舞台的中心，而把大多数人挤到几乎被遗忘的角落。几千年的文明史，连续不断地制造着这种违忤上帝的状况。

值得庆幸的是，俗世尽管把千千万万人挤进角落，人类却也因此培养出反其道而行之的韧劲，用胼手胝足的努力，与既定的现实抗争。事实证明，现实的巨大制约力量也并非铁的罗网，终会有人脱颖而出。他们用自己的心智与行动，挣脱历史的规定性，追求超越现实，追求智慧的光彩，追求创造的成果。我所了解的林兴宅，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林兴宅出生于福建德化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那是一个直

到他离开之前还未通公路的贫穷落后的角落。他祖上世代贫农，直至父辈都是与文化无缘的文盲。对于林兴宅来说，没有显赫的门庭，更谈不上家族的智力优势。靠着人民助学金加上借债，他居然幸运地读完大学，并留在母校厦门大学任教。从懂事起，摆在他面前更多的是生活的艰辛而不是生活的甜美，然而这却也让他从小锻炼出了超越苦难的意识和能力。

如果说大学毕业是走上社会生活的开端，那末这时候的林兴宅是什么样的呢？经济的窘困，家务的操劳，给他的生活添上了又一份沉重。在大学里，这样的人当然显得卑微。在强大的俗世面前，他自卑了（直至现在仍然可以在许多场合发现他的自卑和怯意）。但是，在他的心底却同时萌生出强烈的奋斗意识，渴望在人世留下一点个人生命的痕迹，超越现实的困扰和生命的局限，为世界创造出哪怕是极细微的自我价值，去补偿自己的现实地位的低下。

但是他很不走运，从一九六三年留校任教到一九七七年，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浪头夹裹着他。他虽然有着当时颇令人羡慕的好血统，不过却缺乏那个时代风云人物的必备素质，这决定了他的生命只能是平凡到不能再平凡。那是一个知识有罪的年代，他常常被指责为“只专不红的修正主义苗子”。庸俗的世故，势利的眼光，无时不在刺痛他的心。大约是一九七五年厦大一些教工的家属纷纷调进厦大。有一次，林兴宅也怀着一丝渺茫的希望，向当时主持全系工作的领导表达夫妻团聚的心愿，但得到的回答却是“等到退休吧，那时你就可以回家团聚！”这混杂着轻蔑和嘲弄的回答曾经使

他感到震惊，但他把屈辱和愤懑悄悄地咽了下去。他只是心底暗暗发愤：我一定要自强不息！

现实的困扰，把他紧紧地夹在夹缝里。

终于，伴随着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学校逐渐恢复了正常的教学，林兴宅也开始了真正的教师生活。教书之余，他努力搞点研究，可是还摸不着门径，只能打游击战，打一枪，换一个位子。拉拉杂杂地发表了十几篇文章，虽不能说是放空枪，所获却也极为有限。他苦苦地思索着、焦灼地寻找着突破口，去建构自己的研究基地和理论框架。

皇天不负苦心人，他终于寻找到自己渴求的东西：在郑朝宗教授等前辈师长的指导下，他承担了“文艺鉴赏”和“文艺批评方法”这两门研究生课程，将读书、教学、科研的中心明确地归置于文艺鉴赏与批评这个基地之上；在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启示下，他开始了超越常规理论研究路径的开拓和探求，另辟蹊径，去容纳自我的创造欲与创新要求。

目标明确和方法科学，使林兴宅的研究逐渐由散乱到系统，由因循常规到超越的飞升。于是，思考与研究出现了几何级数增长的趋势：前一课题的研究，成了后一课题的基础；后一课题的研究，往往是以前一课题的最高水准为出发点，是在已有成果上的新创。他结束了在同一水平线上徘徊傍徨的局面，不断地攀援着。他的文章几乎篇篇有新的份量。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文章目前还不算很多，为人所知时间尚短，而却相当引人注目的原因所在。

理论研究新天地的开辟使林兴宅兴奋地体味到生活的充实和做学问的愉悦，在创造性的劳动中他体会到了人的本质

对象化的意义。他沉浸在工作欢乐之中，得到了心理上自我实现的满足。随后，他的研究成果逐渐得到人们的首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林兴宅某些理论观点的价值，颇加称道，他又获得了社会赞赏的愉悦。在精神的领域里，他获得了创造性劳动特有的自由和幸福，获得了一个人真正的独立价值和尊严。他不再是现实生活中那个书生气十足、被人瞧不起的林兴宅，而是在精神生活的海阔天空中有能力自由翱翔而且留下自我人生痕迹的新生的林兴宅。他完成了从俗世的困扰到精神的超越的心理历程，从旧我到新我的蜕变。对于一个学者，这是革命性的质变。

但是，即使这样，林兴宅依然不时表现出他的缺乏自信。他开设的“文艺鉴赏”课程虽然很受欢迎，他仍不敢相信自己的成功，当他把其中的精彩一章修定为《论文学艺术的魅力》一文后（也就是后来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那篇三万字的长文），他曾经对我说过，他想投给《未定稿》，试试看能否为理论界所接受。旧日生活的心理阴影是多么可怕的压制力量，它束缚着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评价自己的劳动。

反思林兴宅从旧我到新我的蜕变历程，感慨有之，欣慰亦有之。现实是无情的，它把多少人逼到自卑的一端，抹去他们的自信，制造出一种普遍的心理障碍——价值的失重，它使人们难以公正客观地认识评价社会与自我的价值，窒息了多少创造的智慧，增添出人生旅途中的重重坎坷。对于卑微的小人物，这是多么的不公平呀。但是，现实的挤压对不甘沉沦者也有催人奋发的力量。人的心理需要平衡，现实生

活的弱者的合理出路便是追求内心世界的强大，超拔出俗世的困扰，获得精神世界的独立、富足与自由，去取得心理的补偿，用以体现弱者自我的价值。当现实的压抑积累到足够的强度，心理补偿的要求也就获得了爆发的潜能。倘若寻找到正确的途径，内心潜能的爆发便可能创造出超乎流俗的价值。

林兴宅的理论研究，究竟有哪些创造？

一般人最津津乐道的，是林兴宅相当成功地把系统科学方法论运用于文艺鉴赏与批评，以及这种探索对文艺研究领地的新开拓。这是很自然的、顺理成章的认识，因为林兴宅的确是由此开始呈现他的探索新貌的。他从一个旧框架中突围出来，进入了更加广阔的思维空间，这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第一印象对人们心理的影响往往是最深刻的。

《论阿Q性格系统》一文，是林兴宅在运用系统科学方法论上的崭露头角。据我粗略的统计，全国有大小二十五家报刊登载过涉及该文评价文章，至今尚未见有太大的异议，可见该文的影响。林兴宅把阿Q性格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并且把阿Q性格放置于时代的、民族的、人类社会的大系统中进行分析，多方面深入地探寻阿Q性格所蕴涵的人类心理哲学意义，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在此之前，尚无人对阿Q性格作过如此系统独到的剖析，难怪它会那么引人注目。

然而在我看来，尽管《论阿Q性格系统》对阿Q形象的分析作出了超越前人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它毕竟是作者运用系统论分析文学作品的初试锋芒，还带有不少生硬

的痕迹。我以为，更为得心应手地运用系统论的分析例证，却是尚无多少人论及的《〈离骚〉探胜》一文。

《〈离骚〉探胜》全文几乎不曾出现系统论的有关概念术语，但它的分析法却是系统论的。这是作者运用系统方法的一个进步，他已经基本消除了外在斧凿痕迹，准确地掌握了系统论的精神实质，妥贴地施之于研究对象，也就是说，作者对系统方法的掌握几乎达到自然入化的地步。其次，《〈离骚〉探胜》的分析，融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外在体制、意象构成与内在的逻辑线索、思想感情为一体，更加全面地展开论述，再无将形式与内容分割开来之嫌。上述两点，是《〈离骚〉探胜》比《论阿Q性格系统》明显进步的表现，说明作者对系统论的掌握运用更加老到，得心应手，消除了新方法本身的外在痕迹，使之成为“无法之法”。这也是作者对自己固有成果的超越，在不断的追求进步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的一个标示。

仅仅从方法论意义看待系统科学理论，那还只是较低层次上的理解。从林兴宅在《思维角度看系统科学方法论在文艺批评中的应用》这篇文章中，更深入一层地指出：普及系统科学方法论，是人类思维方式上的一次根本的革命，它将引起文艺批评思维方式的变革。它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且具有世界观的意义。对于文艺研究和文艺批评，它主要的不是一种手段的借用，而且是目的自身。这种目的性就表现为追求文艺批评的复归，使文艺批评真正回到艺术价值判断的轨道上来。系统科学实质上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它的整体性原则、结构性原则、层次性原则、相关性原则、动态

性原则，与艺术思维具有深刻的方法与目标的同一性。实际上，艺术的思维方式就是人类思维发展史上高级阶段的思维方式（即系统思维）的超前结构。当然，现在对系统思维的研究工作刚刚开始，对它的地位和意义的评价现在还太早。但它毕竟在我们面前呈露出一抹令人振奋的彼岸之光。它将引导我们跨越历史横亘的重重障隔，步入真正认识世界本原、宇宙秘密的自由王国，在思维中重建世界和谐的秩序。难怪林兴宅在《文明的极地——诗与数学的统一》一文中那么兴奋地宣示：系统科学方法论将促进艺术与科学的大综合。它将促进人类思维把握世界历史的巨大逻辑圆圈的完成：从原始审美——认识的浑整的思维方式开始，经过艺术与科学两种思维方式的分化，最后又通过系统思维的桥梁复归为新的更高层次的认识——审美的方式。也许现在作此议论，会有不少人视为美妙的天方夜谈。林兴宅在人们视为不可能的领域里，迈出了探索性的第一步。他并非一时兴之所至信口开河，而是调动了大量有关学科的知识，通过缜密的思维去勾勒他的理论蓝图。只要认真读一读他的《应用》一文，将会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依我所见，到目前为止，《应用》一文正是林兴宅掌握运用系统科学方法论最有价值的突破和创新，它蕴藏着不同凡响的熠熠光彩。

不无遗憾的是，林兴宅关于艺术作品象征意蕴的理论至今尚未引起必要的注意。这是一个很大的疏忽和失误。事实上，林兴宅的得意之笔和私心所淑，不是别的，正是文学的“象征”魔力。它是体现在作者研究工作始末的一个核心问

题。一切新方法的运用，一切新学科知识的综合，目的都是为了探寻文学艺术的永恒魅力是附着在什么东西之上的。忽视了象征意蕴的奥秘探索而侈言其他，颇有一点得形忘神；得言忘意的讽刺意味。对此，作者深有感慨。林兴宅第一篇引起注意的论文《小说〈月食〉中感情的诗化》，首先就是从小说的象征手法——对月亮的描绘——构成含蕴的意象而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和复杂的情绪这一角度入手，去分析小说诗的意境和诗化的感情所形成的艺术魅力。在《艺术魅力的探寻》一书中，他全面地论述了艺术魅力的本质乃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美感效应。在文艺欣赏中，作品和欣赏者之所以能建立起超越时空的审美联系，正是通过“象征”的桥梁达到的。上头谈过的《〈离骚〉探胜》，也论述了象征意蕴所赋予作品的永恒生命力。凡此，都证明作者对“象征意蕴”的器重与钟爱。

在《艺术生命的秘密》这篇文章，林兴宅就是通过对艺术作品象征意蕴的独到分析，回答了文学的永恒性问题。对于了解林兴宅的思考中心，这是一篇不能不读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把艺术的普遍永恒魅力界定为一种在文学欣赏实践中建立起来的审美系统超稳定结构的功能特征。文学作品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一种具体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它又是超意识形态的抽象形式，即符号（也就是象征意蕴）。艺术作品的魅力生成，秘密就在于欣赏过程中作出的观念性向符号性转化的运动。符号性是作品的普遍性，是读者审美再创造的媒介。作为观念形态的作品，在欣赏过程中必须过渡为激发读者展开经验联想和情感表现的符号，读者借助这

种符号的媒介重新创造的渗透着读者自己观念内容的新的审美意象，才是读者审美情感的真正对象。因为符号具有工具的性质，因此它能成为不同阶级、民族和时代的读者表现自己经验和情感的共同形式。它带来了优秀作品超越时空的永恒生命力。林兴宅在文章中特为指出：所谓“象征”，它的基本含义是用某种知觉或想象的图象标志或暗示某种不可见的意蕴。它不是指一种艺术手法，而是作品与读者的一种联系方式，这种联系是异质同构的，文学欣赏中的共鸣现象无非是情感的异质同构联系的表现，艺术魅力是读者与作品以“象征图象”为中间环节建立感情联系的运动过程中产生的功能，它是在实践中生成的。对作品来说，必须具有超越内容自身的具体性，而指向形而上境界的“艺术启示力”；对读者来说，他的经验情绪储存必须通过外物（形象）获得一种形式，即作品象征意蕴的诱发才能充分释放出潜藏在心底的能量，得到审美的“表现”。二者在“象征意蕴”这个关节点发生撞击，激发审美的情感火花，情感火花的燃烧便是艺术魅力的生成。

象征意蕴作为作品与读者建立情感联系的中间环节，对文艺欣赏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解开象征意蕴之谜，弄清它的内涵核心，无异于掌握标志艺术魅力迷宫之路的红线。关于象征意蕴的内核，林兴宅没有专门论及，但我们从他一系列文章中，却可大致概括出来，那就是关于世界人生的哲理心理内涵的思考与表达。为了说明问题，我们还是举些例子。

在《论阿Q性格系统》中，林兴宅分析了阿Q形象超越国界的魅力就在于它成了“人类‘前史时代’世界荒谬性的

象征”，其哲理内涵就在于阿Q形象概括出了世界荒谬性。各民族的读者都从阿Q身上看到了世界的荒谬性，因而能产生共鸣。（所谓“前史时代”，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时代之前人类社会的称呼）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产生了私有财产和阶级，世界和人便都被扭曲了。奴隶社会里，奴隶主的意志支配着一切；封建社会里，地位和权势支配着一切；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支配着一切。在这些社会里，作为万物灵长的人沦落到奴隶和工具的地位，人的本质被扭曲变成畸形。这无疑是可怕的异化，它以合法的形式将荒谬的内容合理地固定下来。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被扭曲的世界上，人心的隔绝，人与世界社会的对抗对立，使得人的本质不再是真正的人性和人的价值，而是五花八门的畸形玩艺儿。因此，荒诞感便成了“前史时代”的最真实感受。谁感觉到荒诞，说明他已经透过貌似合理的表象看到了社会的悲剧实质，鲁迅先生睿智的眼光捕捉到了这一切，把它们凝聚在阿Q身上。只要认真揣摩一下阿Q的“精神胜利法”，就可看出社会人心的分裂是如何把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令人战慄地杂揉在阿Q身上，造就这个畸形社会的畸形人，世界的荒谬性是如此可怕地将人扭曲成为可怜虫。阿Q形象正因为集中了异化社会的种种分裂因素，从而获得了人类“前史时代”世界荒谬性的象征意义。阿Q的形貌、语言和行为是旧中国式的，但产生这一切的根源却是世界普遍存在的。林兴宅把自己的评论建筑在深沉的哲学思考之上，哲学意识使他能透视现象之下的世界本质，使他从对象个体身

上联系到整个世界和社会的历史的分析，从纷纷总总的现象界中抽象出哲理的涵义，用分析的语言表达出他对阿Q形象的理性思考，因此能高人一筹。

心理内涵的把握与阐释，也是林兴宅评论文章所紧紧扣住的一个重点。他把阿Q性格的突出特征归结为双重人格，退回内心和泯灭意志，归根结底其性质正是奴性心理。他比较《离婚》中的爱姑和《小公务员的死》的主人公切尔维亚科夫身上发生的“几乎无事的悲剧”，指出它们都源于社会心理学所谓的“退缩反应”造成的心理失态。他分析《离骚》，也从一个角度揭示出长诗所描绘的人类心灵的辩证运动和苦难历程，苦恋式的悲剧心境等等，这些都是对作品中存在的心理内涵的抽象概括。

如果说，上述有关的心理分析还只是对单个作品的评论，那末，《一个值得研究的文艺心理现象》则专力于对文艺鉴赏中美感与悲感相伴而生的普遍心理现象的研究。林兴宅的探索视野是宽广的，他从多方面探讨了这一现象存在的合理性：从社会历史根源看，人类几千年的苦难历史和苦难意识，逐渐改变着人们的审美的心理结构，产生美感与痛感并生的定势心理反应，并积淀为审美的直觉；从审美的心理本质看，美的幽远难据和追求美的过程中所伴随的意志受挫的痛苦，使人们在追求中一方面既获得美的享受，一方面又承受着痛苦的煎熬，形成美感与痛感的杂揉；从创作的角度看，作家潜意识中贮藏的痛苦经验的发泄经过艺术升华而成为作品的象征意蕴，必然带有深刻的悲剧性因素；从欣赏的角度看，作品中蕴藏的深刻悲剧性的象征意蕴，自然诱发出

欣赏者内心积累的痛苦经验，激起痛苦的涟漪，造成美与悲相伴而行的审美感受。在探索文艺心理现象时，林兴宅总是把对隐秘心理现象的探幽索微放置在历史、人类文化与世界的架构上，他的思维空间是自由辽阔的，而又能在广袤的背景上准确把握住某一点的深邃之处，并把这一点和周围世界的种种若隐若现、若明若暗的联系昭以天日，探究出这一点存在的合理性及它与周围世界联系的合规律性。也就是说，他总是把宏观思考与微观把握结合起来，这是林兴宅在文艺心理学研究方面的独特风格。

林兴宅并不仅把自己的思索囿于形而上的思辨境界，他努力在现实存在中寻找象征意蕴的生活对应物，这种努力在《超越题材》中可略见一斑。作品的象征意蕴与生活深处的底蕴是对应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同质异构的）比如《长恨歌》，它的现实依据就是生活中忠贞不渝的情人心中美好的追求和深深的哀恋，是人类的高尚情感和执着精神；比如《红楼梦》，它的现实依据则是时代变革所引起的痛苦和不安的丰富复杂的心灵图景，是那个渴望告别旧时代，却又看不到新出路的灵魂的挣扎和呐喊，是新生活追求者的感伤。这种具有普遍性的哲理心理内涵，既是生活中存在的，又潜藏于作者的深层意识，经浓缩后成为作品的象征意蕴，成为一种表现形式，一种符号体系。欣赏文学作品时，不同阶级、时代、民族的读者往这一符号体系中加入各自的个体经验，形成异质同构联系。林兴宅从这里找到了作品与读者之间异质同构的联系点，即在现实生活中积淀下来的与在艺术世界中挖掘塑造出来的产物的对应。

如果就艺术魅力的探寻这一问题而言，林兴宅最出色的表现和最大的成功就在于他找到了作品与读者的联系中介——符号性，这个中介的内容就是作品的象征意蕴，其核心则是作品的哲理心理内涵。一般人都能经验地体味到文学欣赏中的共鸣，承认艺术的共同美与永恒魅力，难就难在魅力根源的探究。长期以来，人们进行过种种努力，从审美主体、审美客体等角度去探求，终都无法解开这个结。林兴宅通过独辟蹊径的努力，终于发现艺术魅力并非审美主体或审美客体的预成属性，而是主客体间联系的特殊功能，这是方向的端正。尔后，他进一步探寻主客体联系的中介，发现解决问题的关键。这是林兴宅的创作成果，它体现着作者思维的深度和力度。林兴宅是幸运的，因为除了个人的潜心努力，他生逢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黄金时代，艺术民主和评论自由为他创造了良好的学术环境，科学的发展又给他提供了系统论这一科学有效的思维工具。离开了这些条件，很难设想林兴宅能获得成功。当然，联系审美主客体的桥梁或许不止一座，艺术作品与欣赏者的联系中介可能还有其他存在方式。但是，不管怎样，林兴宅的象征意蕴之说，毕竟是揭开艺术魅力之谜的重大进展，是第一座联系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桥梁。

读林兴宅的文章，不难发现他的大部分论著都是一任思维的推演，运用自己的思路与概念去建筑自己的理论体系，几乎看不到用引证代替论证的拙笔，也很少引用别人的结论。当然，在少数文章中，他也旁征博引，增强自己理论的

雄辩性和说服力，不过这终究不多。他还有一个十分擅长的绝招，即用简明的图表来概括说明繁复的理论，化繁为简，效果甚佳。他既可以熟练地运用系统科学方法论研究文学现象，作文艺心理学的文章，又不摒弃传统的评点式批评方法。林兴宅的多副笔墨，说明他的知识结构是综合型的，他的思维运动是活泼的，他的表达能力是不拘一格的。

有位友人曾打趣说，林兴宅是“理论的铸模工”。此话很有几分形象之处，林兴宅的特长在于他善于构筑理论之模。就他目前的工作，我们大致可以给他的理论勾勒一个粗略的轮廓：他以艺术作品的象征意蕴为核心，以文艺鉴赏与批评方法为框架，以系统科学方法论为思维工具，调动众多学科知识为血肉，构筑成自己的理论模式。他的思维特点不是火花喷射式的，让灵感在某些点上此起彼伏地闪现。他是属于燕子衔泥筑巢式的，把点点滴滴泥土揉合进自己的框架中。由于他从事系统理论研究的时间还不长，因此他的理论文章的某些局部，放大起来尚嫌粗糙，还有待进一步精细加工，逐渐加以完善。不过，尽善尽美是极难的，林兴宅理论研究的某些缺点可能还会延续下去。我是这样想的，既然他从幼年到青年的读书期间一直得不到良好的文化氛围的熏陶，既然在他走上工作岗位的十几年时间里社会环境没给他补齐必备学识的环境，他的知识积累的缺陷当在所难免。那个年龄段应该配备的知识，他没能比较全面地获得。一经过那个年龄段，无论再怎样努力都难以追补。过去了的，永远无法完整地寻找回来。林兴宅的自觉意识来得太迟，他的知识结构也因此先天地存在缺陷。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事。不